渭城新来了位张知县，刚上任就烧了两把火。一是把打犯人屁股的板子浸进粪坑，二是在牢狱中养猫，将本就不多的牢饭明抢暗偷带糟蹋，弄得犯人怨声载道，暗骂张知县心肠狠毒。  
　　  
　　这天，张知县来到县衙庭中一棵树下，发现一只鹳鸟正立于巢边，悲鸣不已。他唤过洒扫的仆役一问，才知李师爷趁亲鸟打食的工夫偷了鹳蛋。张知县忙让他去讨。不一会儿仆役回来，捧着两个还冒热气的蛋，道：“回县爷，没找到师爷，在厨房找到蛋，已煮熟了。”张知县皱眉思忖片刻，道：“烦你把蛋送回巢中吧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仆役虽觉荒谬，也只得照办，便搬梯往上爬。张知县见他手脚间垂着精钢锁链，方知他是在衙内做些轻省活儿以示安慰的待决死囚。这时，李师爷匆匆赶来，连连检讨嘴馋。张知县一摆手，随口问道：“刚才那囚徒，不知所犯何罪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李师爷忆道：“那人叫王文，在城内开了家绸缎庄。月前他与南货店老板马宝闹了纠纷。据他说，他借给马宝二百两银子，又拿不出借据。输了官司后，他在福来酒楼酗酒，提斧当众狂呼要劈马宝。可巧当晚，马宝在家遭斧劈而亡，众人在院内发现王文，便将他擒了送官。现场遗落的凶器，正是刻有福来酒楼印记的斧头。人证物证俱在，前任县爷便将他判了死罪，只待上峰公文一到，就可斩决。”张知县听罢叹道：“此人面相文弱却如此凶残，果真人不可貌相。”  
　　  
　　第二天，张知县见王文攀梯在鸟巢边观望，忽然“咦”了一声，便挤上梯头一看，竟见巢中两颗蛋正微微而动，幼雏破壳在即。  
　　  
　　张知县正一头雾水，又听王文惊叫：“呀，回魂木！”说着，他从巢底择出个小木片，递过道：“恭喜县爷！相传附近山中有神木名为回魂木，有起死回生之效。想来此木被雷击为碎片后，被亲鸟衔来筑巢，无意中使熟蛋复生。”张知县接过回魂木，瞧个没够。  
　　  
　　听说张知县喜获回魂木，李师爷赶来相贺。见回魂木状若薄板，倒有几分像苦楝子木，两人感叹了一阵，张知县道：“那王文家有产业，怎会为区区二百两银子杀人呢？”李师爷忙从内室拿出一个纸袋道：“王文案发后，其妻杜氏请我代写诉状。这是我与杜氏同去牢中与王文三头对证录的诉状。”  
　　  
　　张知县抽出状纸细瞧。诉状上说某月某日，马宝找王文借纹银二百两，并立下字据。谁知第二天字据竟成了白纸，马宝遂翻脸不认账。那天夜里，王文趁酒兴找马宝论理。他怕马宝故意躲避，遂从大门入，谁知刚到院中，就被众人按倒。读到这儿，张知县不禁怒道：“从大门入？如此有恃无恐，真是糊涂！”看完诉状又道，“可王文并未承认杀人啊。”李师爷摇头：“人证物证俱在，容不得他抵赖。”

张知县正暗自叹惋，又听王文在外面欢叫：“出来啦，出来啦。”众人闻声望去，才知幼雏已孵出。只见雌鹳站在巢边探头探脑，似有疑虑，雄鹳闻讯归巢，却忽然冲雌鹳发出愤怒的斥责，大叫着飞向远方，任雌鹳在身后泣血哀告也不回头。张知县上梯一看，发现巢内竟是两只刚孵出的小鹅！  
　　  
　　张知县正百思不解，又听不远处有动静。转脸看，是王文咒骂着正将一个食盒踢翻。旁边，一个妇人正倚墙而泣。张知县心一沉，把王文传到后堂询问。提起其妻杜氏，王文恨恨道：“这妇人心肠歹毒，偷换诉状，欲置我于死地。”张知县奇道：“何出此言？”  
　　  
　　王文道：“禀县爷，小人那夜从狗洞钻入马家，被当凶犯拿了，次日托人捎话给杜氏，让不惜家财务必帮小人洗冤。杜氏于是寻到李师爷。那晚，杜氏与李师爷到牢中录诉状。李师爷带了块尚散发着腥气的木板垫在膝头，将纸覆盖其上做录。其间有人来往，师爷数次吹灯以免被人瞧见。录好后，师爷说幸亏我是从犬门入，这样就算伤了人命，犹有转圜余地。小人看过诉状，签字画押后交与杜氏。不想次日杜氏将诉状交到公堂，‘从犬门入’竟成‘从大门入’，小人这才被判死罪。近来听说李师爷正谋娶杜氏，必是那\*\*有意于师爷，盼我早死。”张知县听得皱眉，挥手让王文去了，然后调出李师爷代写的所有诉状，一读又是大惊：这些诉状十有八九都是与马宝有关的债务纠纷，都是当时写借据，后来变成了白纸。  
　　  
　　在王文案卷中，他又翻出张小纸片，据王文说，这是马宝当初打的借条，可怎会变成了白纸呢？  
　　  
　　张知县顺手从堂桌抽屉中拿出回魂木把玩，无意中将纸片往回魂木上一覆，大小竟不差分毫。他心一动，将纸覆在木上对灯细瞧，只见纸上似有隐隐书痕。迟疑间，他手一抖，竟将烛台碰歪，蜡油滴在诉状上，恰落在“从大门入”的“大”字肩上。“大”字顿变成“犬”字。张知县不由心头一震。  
　　  
　　这时，县丞送来了上峰对王文的斩决回复，三日后就可行刑。张知县读罢心情更是凝重。他唤过县丞，询问李师爷的来路，县丞道：“师爷是外乡人，半年前到本地。因他精于讼律，被前任知县视为幕僚。马宝与师爷合开了间南货店，但总与人闹纠纷，还曾因师爷替对手打官司而恶言相向。”张知县听罢点了点头，对县丞耳语了一番。

天刚亮，就有人来报，昨夜县境出了桩怪事，杜氏竟在李师爷檐下悬了梁。据说是县丞巡夜时发现的，已送医馆急救。  
　　  
　　众人正议论，李师爷赶到，连叫晦气道：“当初杜氏出重金要我替王文打官司，可李某再有本事，也不能颠倒黑白啊。输了官司，她非说李某骗她钱财，竟跑到李某门上寻了短见。”正说着，县丞赶来道：“禀县爷，堂医发现杜氏脖上有两道缢痕，倒有些奇了。”李师爷思索片刻，道：“这说明李某家并非案发第一现场，杜氏定是在别处被人缢死，又移至李某檐下。”　张知县频频点头：“师爷言之有理。等杜氏醒来，一问便知。”县丞颤声道：“可堂医说怕回天无力了。”张知县胸有成竹，笑道：“别忘了本县还有回魂木，诸位陪本县去医馆先看看再说。”行至半路，李师爷突然崴了脚，落在后面，趁人不备，径直向县衙奔去。  
　　  
　　此时王文正在县衙扫地，闻听杜氏的事，正黯然神伤，忽见李师爷鬼鬼祟祟往里闯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将其绊倒。两人扯了半天，李师爷才摆脱纠缠，跑进县衙，见四下无人，拉开堂桌抽屉，取出回魂木，正往怀里揣，就听身后有人大笑。张知县率众从后堂走出，笑道：“师爷取此木，是怕本县不肯救杜氏吗？”说着脸一变，怒道，“拿下！”众人擒住李师爷，从他身上搜出个装墨汁的小铜壶。堂医拧开壶嗅了嗅：“不错，正是此物。一个月前，马宝带此物到医馆让小人分析配方。小人发现此物原料均来自马宝的南货店，是用大王乌贼的墨汁与明矾兑水配成。”  
　　  
　　张知县痛道：“是了，马宝必因此而死。”说着他怒视李师爷道，“其实你与马宝早有勾结。你让马宝以这异色墨汁写借据，不久墨色消褪，借据变成白纸。债主打官司，你便帮马宝脱罪，所得赃银你们平分。后来马宝探得墨汁配方自立炉灶，却不慎被王文发现。你才知马宝想撇了你单干，于是劈了马宝，顺势将赃栽在王文头上。后来杜氏请你写诉状，你见杜氏貌美，又觊觎王家产业，便想做死王文娶了杜氏。因此录诉状时假装怕人发现，趁吹灯之际，将犬字上一点用异色墨汁点上。当时看是犬字，隔夜那一点褪色，就成大字。”  
　　  
　　县丞在一旁冷笑道：“县爷昨夜让我把王文的斩决文书塞到王家门下。不一会儿，就见杜氏披头散发往你家跑，口喊师爷救命。你闭门不出。杜氏绝望之下，才在檐下自缢。我正要上前解救，又见你开门出来四下张望，把杜氏解下放在地上。我刚松口气，又见你抱起杜氏，再把她挂在檐下，然后闭门装睡。我怕出人命，才将杜氏解下送医。”众人惊呼，原来杜氏脖上的两道缢痕这么来的。  
　　  
　　李师爷苦脸道：“大人错怪小人了，那壶中不过是治病的胃药啊。”  
　　  
　　张知县用笔蘸了壶中墨，写了几个字，却毫无墨色，张知县不慌不忙，将县丞递过的一块木板垫在纸下，立时纸上显出黑色的字迹。  
　　  
　　李师爷见状，顿时面如死灰。  
　　  
　　张知县掷笔笑道：“这新斫的苦楝子木有种挥发油，‘能助异色墨汁着色。但马宝贪心太切，垫板小了，挥发油少，着色时间太短，字迹消褪太早，这才让王文发现。”

押走师爷，众人随张知县来到前庭。王文正在扫地，他将满地鸟毛拢成一堆，添些枯枝一把烧了，张知县随手将回魂木抛入火中。众人正惊，张知县厉声道：“大胆王文，你伪造回魂木，欺愚本官，该当何罪？”王文闻言跪倒在地：“小民冤枉，望县爷明察！”  
　　  
　　案发那天，马宝写好借据，误将垫板落在了王文处。王文认为这方小垫板就是物证，到牢中仍带在身边。怕不保险，李师爷让掏鹳蛋时，他就顺手放进鸟巢。  
　　  
　　张知县一笑：“你怎想起用回魂木来骗本官呢？”王文道：“因小民深知县爷心存仁爱，才以回魂之名提请县爷对此木加以留意。”张知县一撇嘴：“好大的马屁！”王文挺身道：“县爷将竹板浸厕，是因浸过粪尿的竹板子打人后伤口不易化脓。县爷在牢中养猫，是因牢中犯人带枷行动不便，手脚常被鼠类啃咬滴血，容易形成疫病。”  
　　  
　　张知县笑道：“你倒有心，那鹳蛋又是怎么回事？”王文一时窘道：“蛋被李师爷煮熟放在灶间，小人寻见，因饿得慌，三两口吞了，又去后院将正孵的鹅蛋摸了两个充数。”众人正暗笑，有人指着天边道：“快看，雄鹳回来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原来雄鹳惦念雌鹳，并未远去。现见烟起，以为鸟巢失火，才不顾一切赶来。雌鹳见丈夫返巢，欢鸣不已。雄鹳一见雌鹳伤势，又见两只小鹅在大鹅带领下于院中寻食，悔懊交加，夫妻破镜重圆。  
　　  
　　众人瞧得开心，张知县又对王文道：“你知李师爷为何要掏鹳蛋？他见杜氏对你忠贞不二，便欲行逼娶。杜氏指望他救你，不敢翻脸，才要他送两只鹳蛋。鹳蛋，实为“滚蛋”之谐音。李师爷不明此意，欲煮熟了送去，贻笑大方。杜氏为你夜半披发求人，无望下自寻短见，此情不谓不深啊。”  
　　  
　　原来张知县故意把斩决消息泄露给杜氏，杜氏不顾一切求救，扯出李师爷。后来杜氏自缢，李师爷以为能一了百了。不想张知县祭出回魂木，李师爷生怕若杜氏活过来，将逼婚之事说出，这才决意盗取回魂木。张知县见他借脚痛停步，故作不知。他刚溜，张知县就率众抄小路进衙埋伏，将他抓个正着。张知县对王文道：“幸亏李师爷进衙时，你与他撕拽，才让我们抢在前面。可见你对杜氏还余情未了。”王文听罢，掩面痛哭。  
　　  
　　张知县笑着一招手，只见杜氏在医馆仆妇的搀扶下，转过衙墙，一步步向这边走来。